

三 通 小 種 書

冰 結 的 跳 舞 場

中 河 與 一 等 著

商 史 長 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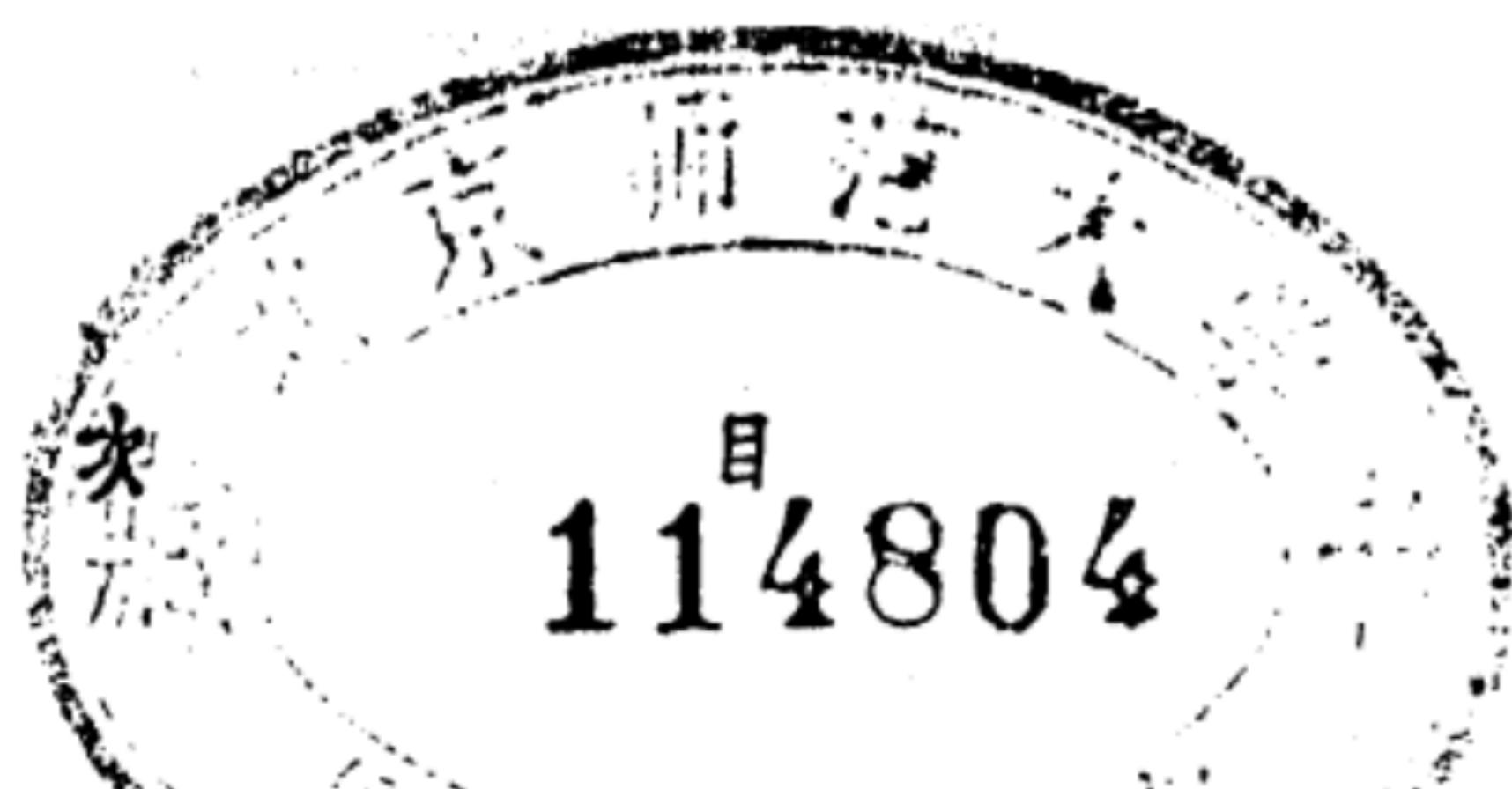
上 海 三 通 書 局

1075

## 注 意

本局小叢書，爲便利讀者選購起見，特分類編列號目；並以封面紙色表示內容區別。敬請 注意。

- 一・粉紅色（一〇〇一—一、二〇〇〇）  
  現代文學（小說・戲曲・詩詞）  
  隨筆・外國文學
- 二・天藍色（二〇〇一—一、三〇〇〇）  
  古文
- 三・淡黃色（三〇〇一—一、四〇〇〇）  
  自然科學
- 四・鵝黃色（四〇〇一—一、五〇〇〇）  
  哲學・宗敎  
  教育・美術・歷史
- 五・淺妃色（五〇〇一—一、六〇〇〇）  
  社會科學  
  政治・法律  
  經濟



## 目次

真鶴（志賀直哉作　高波鶴譯）……  
冰結的跳舞場（中河與一作　高波鶴譯）……  
正義派（志賀直哉作　高波鶴譯）……  
頑童（井伏鱒二作）……  
貞淑的妻子（貴司山治作　高波鶴譯）……  
荒絹（志賀直哉作　謝六逸譯）……



北师大图 B2415658

七六六九四三七一〇一一

# 冰結的跳舞場

真 鶴（志賀直哉作）

高汝鴻譯

冰結的跳舞場

伊豆半島的歲晚時分，日將暮，一切的風物都帶着青色的氣味。有十二三歲的一個男孩牽着小弟弟的手，帶着有點沉思意的面孔，從那臨着深海的海岸上的高路走來。弟弟是疲乏極了的。雖是小兒卻在眉間現着不高興的皺紋，走得怎麼也像不滿意的樣子。然而哥哥的一位卻獨自沉思着。他雖然還不知道戀愛這個字，但他現在是爲那戀愛所懊惱着的。

有過這樣的事情。有一回他所進的小學校的教員和一位新來的女教員並着肩頭走出的時候，他無心地在他們的後面跟着。那時候那教員突然『喂』的一聲掉過頭來看他，『「我的戀愛呀，千尋深海中放棄了的小舟，無可寄繁處，只是在波浪之間飄浮，』這首和歌的意思你懂得嗎？』教員這樣說。』

，笑着迴過眼去側視着女教員的面孔。女教員把頭埋着，不作聲地把臉紅到了耳根。

他也覺得怪可害羞的。覺得自己是被人說着，又覺得好像自己是在那樣說着。

『怎麼啦，懂得嗎？』再被先生問了一句，他也和女教員一樣不作聲把頭埋着了。一面在自己心中，有意無意地想像着在一片汪洋的海上有小船飄蕩着的那種畫一樣的神情。不明白戀愛這個字的他，那首和歌的意思固然是不了解的。

他是真鶴的一家漁戶的兒子，色黑而頭大。

他此刻在那大頭上像兜巾一樣戴着一頂全不相稱的小小的水兵帽。喉頭被橡皮的帽絆套得往上翻。這個樣子在爲戀愛而焦思的人是怎麼也不調和而可笑的。但在他儘管是不調和，儘管是可笑，儘管是滑稽，這頂海軍帽是不

能夠看輕的物件。

在那天他由父親得到了壓歲錢，是到小田原去爲自己和弟弟兩人買『下駄』（木屐）的。但一走到下駄店，他忽然在一家洋貨店的飾窗中看見了那頂海軍帽。他立地便想要買它。於是全沒思前想後地便把錢包弄空了。

『哦呀，這車頭汽罐真小，簡直像火爐啦。』他的叔父有一回這樣說着嘲笑過在煙突上像頂着一個圓火爐的熱海行的輕便火車頭。除此而外沒見過別種火車的他，單只這一句話也足使他尊敬他的叔父。他因此也愈見把他的海軍熱增高了。

故爾把海軍帽買到了手，在他是無上的喜悅。然而同時他也在後悔。弟弟是滿望着有下駄好買才跟了來的，未免太可憐了。把兩個人分用的錢來買了自己的東西，躁性的父親也不知道會怎樣地發怒，想到了這層來心境也就不免消沉了。

但在飾着了松枝的熱鬧的街頭（日人過新年街頭戶口均以松枝竹葉爲飾）走着，他幾時又把那樣的事情忘記了，打算去參拜早就聽見說過的二宮尊德的神社，向着那個方向走去的時候，在一處街角上碰着了一批鬧嚷地唱着九連環來的遊街樂師。

那一批是三個人。四十來往歲的一位眼睛不好的男人在彈着琴，其次是位女人，大約是他的妻室，把臉手都粉得雪白，提着怪高躁的嗓子彈着月琴。又其次是一位約略和他同年的女兒，也是在瘦削的臉上塗着斑斕的濃妝，一面打着小小的梆子，一面用着哭叫般的聲音在唱。

他爲那彈着月琴的一位女人着了迷。女人頭上因爲用了一張布帕在後面結着，要使本來是立着的眼睛，愈見豎立了起來，在眼角眼尾上都塗了紅。用着一條不甚乾淨的白色綢緞的男子帶把兩袖綁着，在背上結成着流蘇形。他從不曾看見過這樣美貌的，這樣雪白的女人。他簡直忘乎其神了。此後他

便一直跟着他們走。

那一批人走進了一家背街上的飯店裏的時候，他就像一匹忠實的龍犬一樣，攜着弟弟的手立在店門口。

——向着海心低低地愈見愈見延長着的三浦半島，從那遠遠在薄暮中明亮着的水平線上浮現了出來。在成了陰處的近旁卻是幽暗，離岸三四丈遠處放長着纜索的一艘漁船在穩靜的波頭漾着，船頭紅紅地燒着了漁火。洗濯着岸邊的平靜的波音從下面響來，那在他聽着怎麼也好像剛才唱九連環的琴和月琴的聲響。留心當成波音去聽，那也立地成爲波聲，但就像想睡的時候，儘管睜開眼睛來想不睡，終不知不覺地被引向了夢境去的一樣，那波音立刻又變爲了琴音和月琴音。而且在那音響裏面他還隱約地聽着女人的歌聲：什麼什麼的『梅——之——花——』那樣的文句可以聽出。

『是奴子呵，』這樣說着在下邊把兩手的指尖操起來，把身子放低，把

兩膝張開，把頭擺着，把脚向前翹舉得兩三次的那種身手，（日本舊時諸侯之隨身扈從有所謂「奴子」者，此所表示之舞姿卽奴子憤態。）演棄兒的劍舞，把塗得雪白的粉手舉起來哭的樣子，抱着斑剥着的偶人兒臉親臉的神情，一想起了那些來，他的心中怪殺難過。

小田原海岸回看時已遙遙地籠在了暮靄之中。他到現在來才感到了那女子和自己的隔離。她現在不知道在做什麼？

在他覺得那位用哭叫般的聲音唱歌的女兒是再幸福也沒有。然而他對於那少女卻沒有好感。他儘立在飯店門前時，那少女時時用含着惡意的險巇的眼光看過他，最後又向着那位和男子輪流對酌着的女人密告了些什麼，叫她來看這邊。他忽地驚訝了一下。但那女人卻毫沒興會般地向着這邊看了一下，立刻又和男子談說了起來，他又才放了心。

夜已經過來了。海心的漁火點點地明現起來。高高掛着的半缺的淡白的

月幾時已經增添了光輝。但要回到真鶴還有五六里路。熱海行的小輕便火車散着大朵的火星，氣喘着追過了他們。從二臺連結着的客車窗中放出的鈍鑿的洋燈光，恍恍地照着了他們的橫臉走過了。

隔不一會，手被牽着走動得要慢一步的弟弟說：『今天那唱九連環的在車上。』

他大吃了一驚，聽見了自己的胸頭的動悸。自己也覺得好像是率爾看見了一下。火車幾時已迴過了前頭的土角，現在是連響聲也聽不見了。

他到現在才感覺到小兄弟疲乏到了極點的樣子，忽地覺得可憐起來。

『乏了嗎？』他問了一下，但弟弟連沒回話。

『捎你好嗎？』他反和婉的說，弟弟沒有回話，把頭偏在一邊，望着遠處的海面。弟弟覺得要開口說什麼話，自己立地便會哭起來。別人的話頭和婉，尤其是想哭。

『好啦，我揹你，』他這樣說着把手丟開了，踞在了弟弟的面前；弟弟無言地像倒下去的一樣揹着了。把想哭的神情忍耐着，把臉抵在了哥哥的頸項上，把眼睛閉了。

『不冷嗎？』

弟弟微微地擺了腦殼。

他又想起了女人的事來。一想到她是乘在剛才過身的火車上的，他的空想又活潑起來了。在那前頭的岩鼻轉角處，火車出了軌。女人從岩上滾下去，頭碰在下邊的岩角上，倒了。他把這樣的情景活現地想像着。他又返復地想像着，那女人出其不意地從路邊上立起了來。他覺得那女人真真地是在什麼地方等待着自己的一樣。

弟弟幾時在背上睡熟了。他把突然加重了的弟弟的身子攢着攢着地走。漸漸吃苦起來，手臂像要斷的一樣，也忍耐着走。他覺得如把這苦熬穿不過

，那就會糟了。究竟什麼糟了呢？他自己也不明白。不過，他總之是把頭像小龜一樣往前伸着，加緊地趕着路走。

不一會走到了那岩鼻處來了，但那兒並沒有出什麼事情。他一轉過了那枝角，突然在逼近處的前面看見了有一位提着燈籠走來的女人的影子。他驚了一下。同時被那女人招呼了一聲。那是因為他們同來的太晚，擔心着走來迎接的他們的母親。

把完全睡熟了的弟弟從自己的背上一移到母親背上去，弟弟醒了。一曉得來的是母親，把直到現在壓制着的脾氣一時爆發了，說着些不明其妙的話大哭了起來。母親一叱責他，他愈見地哭。兩人拿着沒法。他忽爾想到了，把自己頭上戴着海軍帽戴在了弟弟的頭上。

「喏，你不要哭啦，這帽子我把給你啦，」他這樣說了。

現在那海軍帽在他並不覺得怎樣可惜了。

# 冰結的跳舞場（中河與一作）

高汝鴻譯

凡是視線可到之處，一望都是爲白雪的嚴妝所包裹着。大地，人家，草木，都一樣地在那寒冷的裝飾之下戰顫。

北國的澄明的月夜——在這寒冷之中，在只有一處和外景全無關係的極其豪華的跳舞室中，有等待着來客的燈光煌煌地亮着。

遠處響着的鈴聲漸次挨近了，俄而從檻中有被高貴的毛皮裹着的人吐着白色的氣息下來。紅胖的男爵，嫋雅的愛人伴侶，年老而諧睦的夫婦——已經有好幾次的搖車到了——耽溺於漁色生活的貴婦人，小心翼翼的老處女，把身體料理得如彈丸一樣的青年，被傭雇的舞姬……

然而這個集合本來是由兩三個富豪所企圖出的超等的淫樂之創舉。賓客每到一次，招待都跑出去恭敬地接着客人们的帽子，手杖，外套。

門在吸進來客時把豪華的室中的一部分現了一下，每次都很有威勢地立刻掩閉了。室中有香水和菸草的香味迷離着。

「哦哦，很有些有趣的人。」

「不行啦，這樣沉悶着。」

「那位婦人是誰呢？」

「唉。」

跳舞的結果

的婦人方面注意。

低音合奏開始了。跳舞的對手先用卡片定下了。

不一會有輕快的馳騁調高朗地從中央的奏樂箱中奏起。人人的心竅都忽然生動了起來。坐着的人立起來了，立着的人走起來了，吸着菸的人把菸埋在了灰中。

脚踵在輝煌的大廳地板上梭滑。腳爪和腳尖互相寒暄。未熟的舞姬，裙子把男子的褲脚纏着，兩人都幾乎弄倒。

手從腋下窺出陷進了對手的筋肉之中。燦爛的白色的肩與肩像要相摩觸了的一樣又巧妙離開了。

腳在伸出，人衆都在迴旋。微笑而發着汗的花。水漩的連打。 a,a,a,a,

a,da,da,da。

臉碰着了白色的男子的領帶。伴奏輕快了他們的心與身。偷看着對手的臉，秋波被送向四方。

途中音樂改變成了有特徵的哈巴奈羅的急速調。這在這些享樂者們的心之準備上是適當的改變法。他們穿走着，懷着喜悅的興奮去探求自己的所愛的對手。充滿着男香女味的雜亂的潮流——私語開始了。有的人離開了列子，又添加進列子。音樂演奏出更高一層的聲音。

動作中有了統一了。把身體在傾，在伸，在俯，胸與胸在相摩，相抱，相迴，腳在跟着腳。燈光由人的蒸熏，微微昏曇了起來。

不一會滑動與跳腳的騷音漸次變爲了綾羅與緞子的幽靜的衣服的摩擦音。

在這北國的一隅，只有此處是同春天一樣和暖，人們的心都弛緩着。不一會穿的單薄的夜會服的人們在周圍的椅子上一坐下了，又在各個的椅子上耽溺於各種的談笑來。

『不往那邊去？』

男的說。手與手是互相被捏着的。

男的興奮着做出了在尊敬對手一樣的態度來，更把手迴向女人的腰部去誘惑。

『沒什麼人看見？』

『看見了定會羨慕罷。』

兩人的身影消逝了。

『我的朋友裏面，有喜歡妖怪談的家伙呢。』

『哈哈，然而卻又是異常膽怯的家伙，可不是嗎？』

『可不是啦，作了妖怪談之後，第二天便傷了風。』

『傷了風？不錯啦。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不久還想和你見一次面，你有那樣好的日期嗎？』

『回頭用電話商量。』

男的那樣回答着，顧慮着自己的夫人，匆匆便帶着走了。

「啊，男子真是怕事的家伙啦。」

年青青的寡婦在心中那樣自語着，把含有熱情的視線投向立在近旁的青年，微笑着。美的石榴樣的齒，微隙着作了多情的招呼。

「我怎的這樣喜歡男子，這樣容易着迷，唉，心是這樣複雜，活生生地喎。」

一走到了展着大葉的棕櫚陰下，男子把從自己胸上取下來的薔薇花插在了姑娘的胸上。

『我的安琪！』

那時薔薇花想起了男子的輕薄呈出了不愉快的笑臉。——這位青年真是親切，真是愛把花分送給許多的姑娘們啦。——

女的埋着頭沒動。音樂又開始了。

Li la

Li la

Li la

Li la

Li la

『我的住所嗎？很易明白的。道向左轉又向右折，大門就和後門一樣的家屋啦。』

『請把你的手給我捏一下罷。』

『不。』

『那嗎把你的衣邊也好。』

『不行的，我的衣服是喪服。』

『那麼把你的靴帶子也好。』

『請你不要說那樣不值錢的話啦。你是有名的人。』

『哦呀，你生了氣嗎？』

『沒，不過你真個是高貴的人物啦。』

『你是有意譏諷嗎？』

『沒，我正是因為愛你，我只是想從你面前逃開啦。』

『我這人啦，大約是傷奇悶突(Sentimental)的地方沒有罷，一談到女人總是二道茶，像初戀的處女我是連沒發生過一次的交涉的。』

『我呢，偶爾碰着的對手，又總是比我年長的女人啦。』

「然而那位男子總是惹得年青姑娘愛，但也總是被丟掉——那是什麼原因呢？」

「我不問是誰，凡是婦人總時常表示着敬意。這是可以斷言的。」

「含笑一爲別，姓名知是誰——古詩啦。」

「我讚美家庭。真正能使疲乏的人得到安慰的地方，比得上家庭的是沒有的。」

「你把我是看得很淡罷？」

「怎的？」

「怎的？剛才和你相對着的那位是怎的啦？」

「不只是談了幾句話嗎？」

一定是那位男子的夫人——一位年紀在上的婦人呈着不高興的面孔，把

身子用力把丈夫身上一擦，咬着了丈夫的手背。

『你說，你這胸口上的花，這胸口上的花，這是誰給的？』

『不相干的人啦。』

『我是這樣的愛着你，你一點也不肯理會啦。』

夫人把丈夫胸上的一朵薔薇花抽了，用有刺繡的舞蹈鞋好好地蹂躪了。

『外國的一位詩人所歌唱着的有名的詩句，我唸給你聽罷：

——愛人喲，三角形的內角之和

等於二直角喲——』

『在這樣的地方，我是愈見膽怯的。』  
姑娘的聲音說得戰荷荷的。

「我也覺得那樣啦。」

「啊，真是相投合呢，我們兩個人。」

「今天是禮拜五了。」

「唉，明天是禮拜六喲。」

「我今天老實說是不想來的。」

「我也是呢。」

「你的手真美。」

姑娘一說着，眼裏面不覺地便停着了眼淚。

男的也感覺着戀愛，但好像沒有表白出來的勇氣。

兩個人在膝與膝間端整地放了一些間隔，坐着。

在時時洩漏出的相互的嘆氣中，有永遠的家庭虛幻地被期許着。

『並無感激而裝作有愛情，是罪惡啦。』

『是啦，如不愜意，最好就是離婚啦。』

『互相談着假話是最難耐的啦。』

『那種人很是有的咧。』

『我想出去旅行啦。』

『好的，請沒客氣。』

『唉，多謝你。』

『縱橫我們的關係是告了結束啦。』

『告了結束的不是由於你嗎？唉，這一回的男子呢？……』

『倒是和你同路去旅行的聽說是美人啦。』

『唉，總之女人是不講道理的。』

『哼，你能說那樣的話，要男子纔算橫暴喲。』

女人像把男子的面孔用腳蹴了的一樣立起了來，竄進剛才開始了的跳舞裏去了。

Le

Le

Le

『蕭伯訥咧，說過這樣的話，初戀這種東西只是要多用一點愚蠢和好奇心，我到現在來覺得他的話完全は真理。』

『那樣說你是不喜歡我了？』

『不是那樣，我是說覺得分外的蠢。』

『你是已經不愛我了啦？』

『話也沒那樣簡單。不過作假的心趣是不願意的。』

『但是那樣的事我覺得不是初戀着的人所能說的話。你對我說過你是和我在初戀的啦。』

『那倒也是真的。我是初戀——不過我在你的性格中看出了種種的女人啦。』

『那麼你不好和我性格中的別一種女人又來一次初戀？』

某座劇場的名女優興奮着，軟沓地埋在梭發裏面。坐在旁邊的螞蟻一樣的老紳士起身向化粧室去了，一位年青的男子急湊地向她近旁走了來。

他不斷地送着微笑對女優說：

『你的跳舞真是出類拔萃的。』

『真的？』

「倦了嗎？」

「唉。」

「滿是疏淡啦，怎攬的？」

「今晚是有癩疣喎。」

「好的，麻煩了你。怎辦啦？還是去吃牡蠣去罷，吃了牡蠣。」

他鎮靜着，大有神氣地又向別的方向走去了。

「真不乾淨，又舐了人家的面孔！」

女人靠在男子的胸上，做着嬌態暫時鎮靜了一下。接着靜靜地把娼婦風的——除此以外再無別的類似的嘴脣向着了上面。但是對手的男子沒有接受。女人瞇着眼睛呈着媚態，說：

『喏，你把我引到那兒去罷。』

『唉。』

『不高興嗎？』

『去也不要緊的。』

在第五回的跳舞開始的時候，兩個人的影子已經四處都不見了。

『啊啊，真的就這樣跑到跳舞場來依然是寂寞。到了這兒來的一些年青的人，在五十年之後不知還有幾人可以存在。在幾年之後要化成石的墳墓沉默了去啦。』

那時候縱成了圓形的人波中有繚亂的拍手喝采和歡聲起來，像是一位舞姬脫了衣裳舞罷了一番奔放的跳舞。

「啊啊，奶子脹起來了。」

「昨天啦，門扇碰了頭，真是把頭碰得厲害。」

「你說什麼？你每常一開口總是說那樣的話。我們彼此相愛，隔了許久才得見面，見面第一聲就該說那樣的話的嗎？」

「不過咧，真是痛呢。」

「不高興聽。」

「現在都還有點發暈呢。」

「真是怪人。」

女人想把男子的興趣提起來，一把男子的肩頭吊着，把身子扭動了起來。  
「好，去罷，去參加跳舞。」

『我是無聊的男子。但我死心蹋地的愛你，崇拜你。』

『我就完全看不起你，你也那樣？』

『儘管你怎麼說，我是喜歡在你的旁邊的。』

『譬如我抱着你，在想着別人，你也那樣？』

『只要能得你摃觸，不怕就做着你的腳板皮也好。』

『這真是一位了不起的男子！』

『比如我，和我丈夫結婚時，我是打算過不要生出倦怠的。』

『然而我咧，是對於家庭生活感着倦怠的啦。』

『不過你和我兩個終是永不相離的。』

『是那樣啦。』

『所以我時時在想着啦，結婚的事啦。……』

『你和你丈夫的事沒再提了罷……至少在你和我一道的時候暫時把你丈夫的事情忘記了罷。』

『不是，我是說我和你結婚的事啦。』

『哦哦，是那事嗎？是那事時我們最好是沒談。那個是要把你和我之間的一種幻影打破的。結婚——僅僅是費事的事情。』

『那麼我們是永遠不能同住在一家屋子裏啦。』

『同住在一家屋子裏是最野蠻的事。你把日本的家族制度和野蠻人的羣居生活想像看看的好。』

『但是能夠羣居的種族不是說強盛嗎？』

『強盛？——強盛又有什麼呢？』

『我覺得男子真是蠢啦。』

『我也那樣想，在種種的意義上啦。』

在她們之前跳舞的圈子形成着輕快的律動。把腰一伸一縮，把手或接或離，暫時把腳停蹬着，又移動起來。

Fa

mi

Fa

mi

Fa

mi

Fa

mi

『男子是那樣的，是喜歡放蕩的，所以就偷偷摩摩的做了點什麼，做老婆的人要干涉是糟糕的啦，他並沒有意思要丟掉老婆。』

老婆是還她老婆，只想稍稍放蕩一下子，男子只要女人待得他好，他便高興的，他是重虛榮的人啦。就那樣他的回禮是單只握一握手的啦。故而不要鬧什麼離婚不離婚，假如對於男子並未斷念，最好是沉默着忍耐啦。要把老婆丟掉的心事他是絲毫也沒有的。』

聽着這話的女人在憤慨，然而對於這位說教者卻是尊敬着的。

『不要開玩笑啦！』

『什麼？』

『把我喚到了這樣的地方來，那個樣子，那到底是什麼？』

在臉上塗着臘脂的丑脚，癡癡般地把身子擺着，滾到二人的面前來了。

兩個人像撒花的人一樣散着華美的微笑，巡迴着在向知友們致意。

『刮刮價啦！』

那樣的聲音一進了耳裏，她們是愈見入神。是被人衆看着的那種意識，使她們愈見矜高而美麗。

『他有信來呢。說是又生了病，暫時不能會面。不過呢他又說一刻時候也忘記不了我。』

『是那樣嗎？我的呢，他和我約束好了，要同我去旅行兩三天。』

兩個人在談着各自的愛人。然而兩個人的愛人其實就是一位男子，她們是絲毫也沒覺察。那種的無心使她們愈見樂天的，愈見美，

『那位男子的鼻子大體是低。

平常雖不怎見得，但在他興奮着的時候你看罷。氣息粗大起來，鼻孔圓起來，最後是那鼻孔漸次低得和野蠻人一樣了。』

『不知足地由男子掉到男子……啊啊，我真是厭倦了。』

『你口在那樣說，心裏沒又在動？』

『沒，我真把男子厭了。我的靈魂在腐化着了。我想趕快進尼姑庵去。』

『你真是水性楊花。』

『看着這兒的情景總要豫感着一場什麼可憐的悲哀的結局。』

高興着的一位女人，用一隻腳跳着跳着，把身子一迴，向熱鬧的人們方面倒去了。[la, la, la, la, la]。

人們醉於歡樂，在地板上也橫陳着了。

菸草的烟，人的蒸熱，使暖房裝置十分完全的室中愈見溫暖起來，充滿了悶人的空氣。

像羅馬人一樣把跳舞的神聖污瀆了的男女們，漸漸地昏憤起來，成爲了無神經的。

樂手們想把人們鼓舞起來，把樂器提起了好幾次，但他們也疲倦着，樂器立刻從手中落下來放在地板上。

室中的空氣漸漸地沉重了去。

有一個女人訴說着呼吸困難，倒在了愛人的腕裏，又有一個女人憑着冷淡的對手，就那樣不端重地便倒在地板上。

人們看着這狀態以爲是爲歡樂所醉，過於疲倦了。清早一來立刻便會甦醒我們的。真是何等頂刮刮的跳舞會喲！像爲歡喜而疲到了盡頭的這樣幸福

的事，此外難道還有嗎？

大家的頭都很重，昏昏洞洞地。

『不過總是有點怪啦。』

『啊啊，愉快！愉快！』

『這望板怎樣？是水蒸氣與煙子。』

繫在外面的馬冷得在嘶叫，不斷地用腳在蹴着土面。御者們得到了滿腹的餚啜，無聊地坐在堅硬的椅子上糊裏糊塗地串着磕睡。時時可以聽見犬吠的聲音。

大廳裏面依然有癲狂般的情景接一連二地起來。一個女人因為熱，把胸衣扯開，把乳房拉了出來，抵在地板上。看見了這個光景的一位男子叫道：

『真是美好的光景呀！熱嗎？最好不要客氣。』  
沉醉於豐滿的淫蕩的人們，就這樣連逃向室外的力氣都沒有了。

『唉，總是這樣有趣得難過。』

『唉，總是呢。』

那時候有一位青年軍官突然想起來了的一樣向窗邊走去，想輸入一股外氣進這腐敗了的室內來。

北國的澄明着的空中像飛沫一樣的星點在閃爍着放着寒光。

他用着力氣想把窗子拉開，但試了幾次都拉不開來。大約是爲寒冷之故，窗戶被凍結着了。

在那時候人人都像入睡的一樣，無力地格當括東地向着塗着油的地板上倒去。

軍官稍稍煩躁了一下，想到非把玻璃打破是沒有辦法的

於是把拳頭一舉起來，用力地一擊，搖蕩了寒夜的星辰，玻璃碎了，向四方飛散。寒冷的外氣向着軍官的面孔形成一股暴風，殺向了室內來。軍官

被吹倒了。

不一會室中的水蒸氣爲極度的寒氣所冷卻，結成爲露水，模糊了高處的望板上的裝飾。

出乎意外地有白色的雪片紛紛地從望板上飛舞了下來。因爲溫度起了激劇的變化，人們的氣息和水蒸氣定然是在室內的上層凍結了。

白皚皚地在燈光之前有非時的牡丹雪，只在這歡樂的大廳中美麗地飛降着。颯颯作聲地打着柱頭，摩擦着牆壁，形成着絲微的氣流迂迴着降下。

想逃出去的人，進來打救的人，雪底下的激烈的漩渦。不一會洋燈的罩子一冷卻了，一個二個都發出尖銳的聲音，爆裂了。於是明朗的燈光一盞二盞地熄滅，大廳中只有積雪的聲音，幽微地被含蓋着繼續了好一會。

就這樣春天的饗宴爲酷刑一樣的寒氣瞬刻之間冰化了，月光流進暗黑的室裏，隨着時間的推移，幽靜地變動着他的光影。

在那兒預感到了有悲慘的終局的那位狂人，最醜惡的，化成了美好的容姿爲雪所包裹着。塗在女人臉上的綠色的白粉，淡淡地染着了雪，怪淒寂地，微示着那充滿着矜誇的面孔的存在。

### 正義派（志賀直哉作）

高汝鴻譯

上

一天晚上，從日本橋方面駛來渡過永代橋的電車，在渡過橋的直近處，軋死了一位五歲大的女兒，被二十二歲的母親牽着，像是由澡堂回來的。

那時候，離開得五六丈遠的前頭有三位路線工人把高低不平了的花崗石的面石用鐵桿翹起來，把下面的砂底刮平又面上去。這幾個人以母親所舉出的悲鳴一齊把頭抬起來的時候，頭髮剪成了圓蓋形的女兒背着電車，在線路的當中，向着這邊，以真是輕快的脚步跑來。運轉手狼狽了，拚命在轉掣動

機……女兒忽然就像紙紮的人物一樣輕飄地倒了，女兒仰臥着，呈出什麼表情也沒有的面孔，驚竦着。

由橋下來多少是有點斜坡的，轉着掣動器也不容易把電車停止。工友的一人大聲地叫了什麼，那時女兒已經潛進最前的救助網下面去了。但是工友們以為在那運轉手臺下還有第二道救助網，那是像捕鼠機一樣一觸即發的，那女兒該不會就被軋死。——格當地強烈的一聲，車體隨着起了大的震蕩，停止了。到那時才想到，放下了電氣掣動機。然而不知怎的應該落下的第二道救助網卻沒有落下來，小小的女兒的身體幾時從那下面通過，已經被軋死了。

三道小叢書

人衆立地聚集了攏來，橋頭的警崗上有警察走來了。  
年青的母親臉色碧青，眼睛豎了起來。聲音也發不出了，跑到女兒旁邊去了一趟，就只那一趟，隨後便立在稍稍隔着的地方呆呆地看着。警察從車

下把那小小的血淋漓的死骸拖出來的時候，母親也在臉上表示着一種悽慘的冷淡，就像看着突然疎遠了的東西一樣，看着；又時時把失了光的空洞的眼睛，哀切地縮小起來，越過不安定的人羣遠遠地要瞭望自己的家。

不知是從何處有警察和電車監督集攏來了，分開着人羣走了進來。警察不斷地放着大聲在把人圈子放大。

同是在那人圈子內有一位監督對於運轉手這樣地訊問：

『電氣掣動機不消說是放下了的啦？』

『放下了的。』運轉手回答的聲音怪不響亮，接着又咳了一下說：『突然跑進路線來……。』聲音嗄着，連自己都感覺得不像自己的聲音。接着運轉手又連連咳了兩三次，想要再開口，監督卻切斷着他：

『好了。——總之你到警署去，放鎮靜些明白地照着事實說。曉得嗎？

只要說電氣掣動機沒來得及，第二救助網又沒有發，只要這樣一說，與其是

過失寧是災難啦。那是沒有辦法的。』

『是，』運轉手只是木強着把頭埋向地下。

『縱橫不是，我便是山本先生，是要一道去的……』說着突地把聲音放低來：『那層要明白地說啦：在講賠償的時候，也是大有關係的。』

『是，』運轉手只是把頭埋着。監督又以普通的聲音來說。

『我再叮嚀你一番，女孩子是從前面橫過跌了一交，電氣掣動機放下時沒來得及。是這樣的啦？……』

這時候沒想出從人羣中有高大的聲音叫出：『喂，指使得滿好啦！』人衆都向着了那一邊。放出那高聲的是在眉間有小癩疣的剛才的路線工友之一人。工友靠着某種興奮與努力，抵當着由人羣的視線所來的壓迫，及甚至浮着寧有惡意的微笑，把自己的面孔高高地亮在人的面前。

軋死了女孩的車把坐客移到第二臺車去，掛起了『滿員』牌，監督的一個人從人羣中激烈地踏響着鈴子，駛向本所的車庫方面去。在那一側停集了六七臺的電車又順次地取着一些間隔，跟着開動了起來。

失了神樣的年青的母親被警察和監督護送着回去了。

警部，巡警，警醫等不一會連着人力車跑了來，作了形式上的一遍調查。那運轉手不用說是受了拘引，又說還要把車掌和其它二三目擊的人作爲見證人一同帶去。一位四十來往歲的商人，恰好乘着了那部車的，做了見證人之一。又問此外還有誰肯去的時候，在稍稍隔離着以興奮的語調商量了什麼的剛才的三位工友，以年長的面孔圓圓的一位佔先，都自行出頭來說願當證人。

下

警署的審問頗多費了一些時間。運轉手說女孩在電車的直前跳進了路線

，電氣掣動機沒來得及。工友們否認了那種說法。他們說運轉手狼狽着忘記下電氣掣動機，最初電車和女孩之間還有相當的距離，立刻放下電氣掣動機是決不會軋死的。監督在其間想作種種的轉圜。但三個人全不照管，時時呈着兇煞的眼光向着運轉手這樣的說：『總之你是笨伯。』

三人走出警署門的時候已經是夜境，將近九點鐘了。一走上明朗的夜街，總覺得興趣勃勃，並沒有什麼目的，只是自然地以急湊的脚步走着。他們總感覺得有一種不明其所以然的愉快的興奮貫通着，不知不覺地比平常說話更多用起卷舌的口調來。就是對於擦身過的人都想對他們說：『你認不得我們嗎？』

『媽的，無論你說上天，壞的總是壞的啦。』年長的圓臉的一位大聲地這樣說。

『監督那家伙，在路上一挨近身來總要說——「哪，伙計，事情已經鬧

出了那是沒有辦法的。你們也是做着公司的事體吃飯的人啦。」唉！我真的很想在警部面前拆穿他的西洋鏡了。』

『不拆穿的道理是沒有的啦……』有癩疣的年青的一位有點後悔地說着。

但是夜街和平常沒有絲毫的變化，那在他們是覺得有點美中不足。從背後來的人力車突然剩着叱路聲跑過了。那樣的事，在那時候的他們，都覺得是過分的侮辱。走着走着，他們漸漸感到了愉快的興奮之消退着的不快。而且更感覺着一種的不滿足，便是有功不報。他們要想不找些什麼話來談是辦不到的。其後不知幾時他們走到了畫間做過工的地點來。剛好走到了女孩被軋死了的處所時，那兒完全和平常一樣，早已回到了原狀。他們對此郤生出了一點奇異的感覺。『不是太空空如也嗎？』三人停着脚，彼此都禁遏不着這種無可奈何的想生氣的不平。

他們走到了橋頭的警崗前面來了，在那兒的赤色的電燈球下已經不是剛才的那一位，而是怪年青的一位似乎才充警察不久的人，神氣十足地在那兒坐着。

『喂，喂，那後來是怎樣了，我們去問問警察看好不好？』

『算了，算了，那樣的事情去問了，到了現在又有什麼用呢？』

年長的那位又說：『沒鬧玩意了，我的肚子倒是餓得難過啦，』這樣說着從警崗前面過身時掉頭去把警察看了一下。那時那年青的警察以含怒的眼色目送了他們。

『哈哈哈哈，』年長的一位因為不高興特別大聲地笑着：『弄得不好，從明天起飯碗便有點問題啦。』

『還有什麼弄得好不好啦，那是一定的，』沒癩疣的一位年青的說。這樣一說着那年青的想到了在暗晦的家中等待着自己的老母來。

『不管他媽的，我們喝杯酒罷，』年長的一位這樣說。

他們懷抱着總是放不下的心走到了茅場町來，上了那兒一家大牛肉店。樓上還有四五起客人一面挾着牛肉鍋，在作着雜談。其中有兩個人在對酌，把喝得通紅的額頭鳩攏來，小聲小氣地在談說着。三個人一把席位定了，立刻點了酒和肉，便在那兒打起了胡坐來，又才多少覺得心頭是安定了一點。但是他們是還不會把那樁話頭緘默着的。他們把途中已經談了又談的話，明知旁邊有客人和下女，故意把聲音放高地又在這兒炒起陳飯來。

### 冰結的跳舞場

下女們是已經知道那場事的。立刻便有四五個人來圍着他們坐着。

『你要曉得啦，唉，頭和手都四分五裂了。一看見那樣的情景，那母親頓時便發了狂……』話頭於不識不知之間已經大大地誇張了起來。但是三個人一點也不覺得奇異。下女們把頭搖着搖着，覺得真正悽慘的一樣把眼睛瞇起來諦聽。

年長的一位和有癩疣的一位已經喝了不少的酒，兩個人輪流着把在警署的一問一答都詳詳細細地返復着，又處處插入這樣的話頭：

『這些地方在明天的報上不知道怎麼登啦？』

樓上的客人們大多把自己的話中止着，傾聽到三人的話頭來了。三個才多少感受着了一些滿足。——但那也是決不能長久的。在他們的話料還未說完之前，下女一個一個地走了，客人一退席又都跑去收拾桌面去了。三個人又只成爲了三個人。時刻已經將近十二點鐘的，年長的一位和有癩疣的一位總還不肯停杯。在那時候他們依然回到了以前的不滿的憤慨的不能忍耐的情趣。在初都還不算怎樣的。一上了酒，那年長的一位最是興奮了起來。飯自然吃的是公司的飯，然而壞的終歸是壞的。被趕掉又有什麼？我老不是爲那點事便要害怕的。……不害臊地一個人大聲地叫罵着。

停不一下那沒有癩疣的年青的一位說出：『我要回去了啦。』

『混賬家伙！』年長的一位嘲笑地說着。『這樣恶心的時候能在自己家裏睡熟嗎？』

『是啦，』有疣的一位立地同意了。

醉得很厲害的兩個人於不識不知之間又被另一位年青的人逃掉了，一面叱責着以不安穩的脚步走出那牛肉店的大門上的腰門的時候，已經是很夜深了。電車已經停止通行了。

兩個人在近旁的車店乘了人力車，趕向離那兒不甚遠的妓院。

『老板，很高興啦，』一個車夫一面拖着說。

『高興啥個……』有疣的年青的一位回答着。這又立地把他們的話匣子打開了。那樁事車夫也是很知道的。

『唉，聽見說有線路工友出來做了見證人。就是老板們嗎？』

如像掃除過一樣的大街沉靜澈底，比畫間顯得更寬敞了。高談着的聲音

在街頭響亮着。

年長的一位在前面的一乘車上軟濶地伏在翼板上，就像死了的一樣被搖動着在走，後車的年青的一位心裏想着：『怕是睡熟了啦。』

渡過永代橋了。

『喂，就在這兒啦——剛好就在這兒啦，』後手的年青的一位對車夫說。

一聽見這聲音，那像死了的一位年長者把身子擡起了來。

『喂，就是這兒……你把我放下來一下……唉，把我放下來一下，』不知幾時是在啜泣着。

喂喂，夠了啦！夠了啦！有疣的年青者大聲地制止着。

『唉，把我放下來一下子啦，』這樣說了，一面哭着，就有想要從車口上立起的神情。

『不行，不行，』年青的叱責着一般地說。『拉車的大哥，不要管他，請各自拉着跑！』

人力車就那樣不停留地跑着。

年長的一位也不想下車來了，又伏在翼板上放大聲音地哭。

頑童（井伏鱒二作）

高汝鴻譯

休結的舞跳場

少年收容所的第三號室中有六個頑童們在開着座談會。他們的議案是用怎樣的方法來把這難過的自習時間愉快地渡過。

——在他們的矮書桌上都是放着有一本修養訓的上卷，都是坦開着第五章第一節的。他們是裝作在熱心暗誦的樣子，盡力用低的聲音在議論着。即使頑惡的守衛就走來巡查，看見頑童們在耽讀着少年修養訓上卷的最富於教訓的地方，都會信以爲真而且滿足的。第五章第一節中載着一幅插畫，是二

宮金次郎揹着柴在斷崖的險阻的山道上走着。在對面的一頁上用大號字印着，有格言樣的文句，旁邊有小號字的說明，大抵是說，在這地上有我們的食物和衣服無限地充滿着，貧困人當以不惜氣力的勞動去尋求。但是頑童們在去懷疑這些格言樣的主張之前，對於那愚昧的插畫已經在嘲笑了。二宮金次郎一面讀着小冊子一面在走，這樣險阻的山路要一面走着一面讀書，豈不是絕對不可能的嗎？

因為有整理議場的必要，他們的議長選舉了出來。議長是兼代着速記和警衛的。因此，議長時時要向窗外瞭望。

『你不小聲，不慢慢地說，我要你的命！』

又時時這樣說着去喚起發言者的注意。他並把議員們的熱辯，擇其要點筆記了下來。

議員們趕自己的聲帶所能允許的程度低聲地說。他們又是萬分耐性地凝

視着修養訓上卷的篇頁的。要用這樣小的聲音，這樣埋着頭來談出自己的慾望和反抗，那是很費氣力的。議長像煞有介事地告誡他們。

『你們不小聲，不慢慢地說，我要你們的命。喂，耶千毛呂，你有什麼好的方法？』

耶千毛呂答應道：

『開着會議來玩是沒趣的。我們應該要想一下怎樣來玩才行。在壁頭上鑿一個洞來窺看園子裏的樹木和圍牆，怎麼樣？』

但是這個提案立地遭了否決。那比由鐵格子窗望着外面的風景，自然是更有趣的遊戲，但目前不是晚上的自習時間嗎？不等月亮上來是什麼也看不見的。

議長在談話筆記的紙面上記下了『耶千毛呂的提案遭了否決。』他像煞很祕密地向耶千毛呂耳語：

菸。』

『不想幹吸菸的玩意兒嗎？我是很想幹一下，在未成年時吸一次香菸。』

『香菸？香菸我是吸得把舌頭都燒焦過的。側房上的莊太郎，他不是『蝙蝠牌』是不吸的啦。』

然而坐在耶千毛呂的鄰席的頑童——巴清可發着輕蔑的微笑。

『大傻瓜！側房上的莊太郎是誰啦？』

『是說材木店的莊太郎啦。你這家伙少放屁啦。你吸過香菸，我就不相信。』

『香菸算啥啦，要吸隨時都可以吸。』

『真的啦，你吸給我看！』

『好，我吸給你看。』

他們的微語漸漸地大聲了起來，議長喚起了他們的注意。但是巴清可和

耶千毛呂都是達到了興奮狀態的。巴清可已經舉起拳頭在耶千毛呂的面孔上加了一槌，又從矮桌上的筆插中抽了一枝鉛筆來，極靈敏地把那尖端插進了耶千毛呂的手背。耶千毛呂的手儘案着修養訓上卷的篇頁，從手背上流出了出來，血從插畫中的二宮金次郎的鼻尖流到斷崖下，在書頁上拖了一條血痕。

議長從加害者手中把鉛筆奪了，同時抓着加害者巴清可，以嚴肅的口調

說：

『沒忙！你們這些家伙在我目前就要內訌嗎？喂，巴清可，你該裝着讀書的樣子。耶千毛呂，你在笑啥？』

耶千毛呂看見二宮金次郎流着了鼻血，他不覺地發了笑。別的頑童們說是二宮金次郎讀小冊子用功過了度，或是中了暑氣，隨意加着些解釋都免失笑起來。議長把巴清可輪着，又把耶千毛呂輪着，說是滿有意義的座談會被他們糟踏了。

耶千毛呂把受了傷的手背朝下，把流出來的血潮抖在了插畫上面。因此那負薪的孝子像便成了在血的驟雨中走來的姿勢。落在紙上的血滴以表面張力自行團結了起來。

第三號室的頑童們就在熄燈後也沒有睡的意思。簡直是興奮着的。巴清可穿着了兩條短褲，一條是同輩的一人送給他做離別的紀念的。耶千毛呂把鉗鐵做成的小刀送給了要逃走的他的仇敵以爲餞禮。

巴清可是要在今晚一點鐘逃走的。他是要如今日在座談會上聲明過的一樣，非在耶千毛呂面前吸一次香菸不可。由今晚的一點鐘起往後一禮拜之內如能實行，巴清可的名譽便算沒有問題。在一禮拜以後是不行的。就在夜間一點鐘過了五秒都是不行。假如他在一禮拜內不能夠偷進第三號室來，他只須來到窗下把一根『金蝙蝠』的香菸吸完也就可以。又假使他對於僚友們

還有點感情，他應該把剩下的『金蝙蝠』送給今天的座談會的議長。議長在一年之後便不再是未成年者了。

巴清可向頑童們發了誓。

『我一定要到窗下來把『蝙蝠』吸給你看。如須得把窗子打壞，我也可以跳進這間房裏來。你們有啥喜歡的東西，說出來啦，我什麼都替你們買來。』

他是充滿着勇氣和自信的。他的打扮和他的性格也相趁，短褲是穿着兩條。帶子上插着鈦鐵的小刀。被害者耶千毛呂用墨汁來塗傷口，要塗成像四五天前的舊傷一樣。把凝結了的血塗成黑色，就像是成熟到了剝去都不會痛的那樣的結痂。塗成這樣，監督先生就看見也是不生問題的。血所污染了的插圖，也用墨汁來塗那血痕，把一滴血雨要塗成黑色，很是費事。耶千毛呂在熄燈前一氣不息地塗黑了二十六點的雨滴。其它的雨滴用鈦鐵小刀來削去了

。從二宮金次郎的鼻子流下的鼻血，依頑童們的忠告，改成了由眉間流下的黑的血潮。頑童們以爲如沒有這樣的孝子二宮金次郎，修養訓上卷這樣的書在世間上是不會有的，平常他們就是這樣相信着。故爾二宮金次郎的眉間有黑血流下來的樣子，是適合於頑童們的嗜好的。他們沒張揚地把口大張着，最癡頑地笑了。

巴清可竄進了壁櫈裏去，隔得三十分鐘又竄了出來。他對頑童們說：『準備已經停當了，』大約巴清可是費了三十分鐘的工夫把壁櫈的地陣板剝開了的。

頑童們說，不能爲僚友三呼萬歲是很難過意的。他們的僚友目前不是就要有壯烈的首途嗎？他們只能夠爲巴清可進些有益的助言。——你啦，要被人捉着也是說不定的，在沒被捉着之前你跑到窗下來啦。你被捉着了的消息如不傳來，我們是一直祈禱着你的平安的。然而萬一逃脫掉了你不同到窗下

來，那層你定曉得厲害啦！

頑童們六個人形成了圓陣，大家把手挽起來，爲行將首途的僚友合唱離歌。那歌是螢火之光。最低聲的耳語的演奏。他們把眼睛閉着。把頭向左右搖着，調好調子，把下巴伸出去合唱起來。這歌本來像是緩調，主賓的巴清可爲這耳話的演奏所感動了，還想要唱得更加慢些。你看他的頭的搖法和頤的伸法便可以明瞭的。

頑童們並不是把這神聖的螢火之光全部都記憶得的，但他們的演奏圓滿地進行着了。恰到好處的是他們幾乎是以類似嘆息的聲音低吟淺唱。這比吹着口笛，和廉價拍賣的廣告音樂隊合拍的，怕要更容易一些。

演奏告了終，巴清可把自己的手腕由僚友們的手腕中解放了出來，對着他們低語。

『謝謝。祝你們幸福地過活。

他竄進壁櫈裏去了，頑童們以挽着手的姿勢矗然不動。

『好家伙！叫我們幸福地過活着啦。真是信口開河啦。』

有一位頑童這樣說着自己的意見，其它的頑童們互相闖闖肩膀，或伸伸舌頭。他們從窗上窺出去，看見逃走者把手揣在懷中，從園子中橫走過去，用着一隻手爬上了牆。他騎在牆上向着第三號室就像軍人一樣行了舉手禮，立刻跳下牆那邊去了。第三號室的頑童們從窗上把手伸出去作了送行的手勢。

第二天清早，第三號室的頑童們由走來巡查的守衛領着送到監督先生那兒去。他們是只有在這樣的時侯才能有威有勢地跑進監督室的。他們以跑步闖進監督室，他們的代表故意大聲地叫出：

『不得了！巴清可不見了。眼睛醒來的時候，看見巴清可的床上是空的。沒想出那家伙會懂奇門遁。』

監督先生把清早的牛奶連着瓶子在喝，由口中有牛奶汁冒了出來，以狼狽的腔調叫着：

「巴清可逃走了？巴清可是第三號室的第二名啦。他拿着什麼兇器沒有？」

『怕有的啦。』

監督跑進了電話室。由電話室中有兇漢巴清可挾着犀銳的武器逃走了的報告的聲息。頑童們面面相覲地傾聽着電話室中的誇大的報告。

監督和守衛們搜查了第三號室的壁櫈和地陣，脫走者的影子是沒有的，費了幾點鐘調查的結果，知道了巴清可是由地陣板下鑿破了炊事室的地陣，由那兒的窗口逃走了的。監督呈着不高興的面孔，說萬事都來不及了。守衛們覺察到了對於這一回的事件的他們的責任。

第三號室的頑童們依着高矮的順序排列了起來，受了守衛們的訊問。監

督先生一面旁觀着，一面把訊問的內容記錄在報告書上。高長的一位守衛說：

『我揣想兇漢是在今早起床的直前逃走了的。起床前三十分鐘監督和我們從第一號室至第五號室通是巡查過的。那時候的第三號室的巴清可。本名堀本清一郎的，還在床上熟睡着。我們是的確看見過的。喂，第四名！我們巡查的時候你不是曉得的嗎？』

第四名的那位頑童答道：『我是睡熟着的。』

守衛摒了第四名的耳光。第四名由那過激的打擊踉蹌了，他又回復了立正的姿勢，望着監督的臉色，看見是怎样回答的好。頑童的眼中已經包含着了眼淚，他那鼓着的面孔，隱隱地顯着反抗的意志。監督裝着沒看見地說：『照實說就好啦。我們在巡查的時候你是知道的罷？我們是忠於職守的。我們每兩點鐘是要巡查一次的。』

第四名把鼓着的面孔更加鼓起來，以絕望的大聲回答着；

『監督和守衛是每兩點鐘巡查一次的。巴清可逃走的時候，就在三十分鐘前，都是很多的人來巡查了一回。我清早醒得早，大家來巡查我是看見了的。』

這加了修飾的陳述使監督和守衛們滿足了。監督趕快在報告書上筆記了下來。

那天晚上在夜深的時候，頑童們又看見巴清可騎在牆頭上。月光照着了牆頭上的人物。第三號室中的他們輪流着起床來，到窗下等待着巴清可來吸『金蝙蝠。』他們都沒預料到脫走者有這樣的神速便跑了來。

頑童們滿當心地把身子躲閃着窺覦着窗外——那是對於逃犯的禮儀——看周圍有沒有人走來。接着又向着牆上的冒險家招手。把手從窗上伸到手頸，不斷地招着。

但是牆上的人對着第三號室窗，做出了意義不明的暗號，把身上在身上弓着了。要從馳騁着的馬背上跳下來時的騎士，每每是要取着那種姿勢的。頑童們以爲怕是巴清可把『金蝙蝠』忘記了買來。然而從園裏的樹陰處有兩個漢子——是守衛！——跑出來了。同時牆上的人利用着準備好了的姿勢，一翻身跳下牆那邊去了兩名守衛跑去爬着牆，要想追趕那逃亡者。但是他們用靴子把牆板蹬了好幾次，把帽子弄掉了，好容易又才翻過了牆那邊去。

頑童們看着園中的帽子嘲笑。留下一個人在窗邊上做線子，大家各自去睡了。做着線子的頑童，雖然看到僚友們都睡熟了，他都沒有辦到由興奮狀態中脫出。

『你們通睡了嗎？那家伙穿着新的霜降色的洋服啦。右脚吊在牆的這一邊，那家伙的靴子頭上亮晶晶地放着光啦。那種東西，你們怕也想要罷？那家伙說過，喜歡要的東西通買來啦。說有喜歡的東西便說罷，什麼都要買來

的啦。……』

頑童們誰也沒有回應。做線子的那位頑童把面孔抵在窗限上，側目看着窗外。

——守衛像還沒有回來。巴清可那里會捉得着！牆脚下守衛的帽子依然仰翻着，盛着了一掬的月光。園中的鞦韆索呈着銀色。明天休息的時候，我要去打鞦韆。繩子斷了，假如受了傷，那可以有得一禮拜的休息，不做那討厭的工作。這樣的地方我自己也是應該逃走出去的。世間上再景氣得一點，我的春情也大動起來的時候，我要巧妙地逃它一下的。我倒不大高興穿洋服，倒想在這左腕上刺出一個桃子的文身。其次是要把鳥打帽戴到眉根上走走看。……

……在牆上和剛才同樣的巴清可又騎着了。做線子的頑童靠着窗邊，已經是有點想睡的時候，突然又徹底地驚喜了起來，竟忘記了去弄醒那些睡熟

着的僚友們。他把兩手伸出窗外去，招着牆頭上的舊友。舊友十分留意地把園中的樹木和陰暗處注視了一會，又做出了理鬍子的神情，指着滾在園地上

的帽子。意義大約是問守衛回沒回來。

做線子的頑童了解了這個手勢的問法，他立上了窗限，也做着理鬍子的樣子，又指着遠方的空中。意義是說守衛追趕着你，跑到遠處去了。牆上的人跳下了牆來。在草地上大踏步地走着，走到了第三號室的窗下來。做線子的頑童心臟起着劇烈的鼓動，親靄而熱心地凝視着舊友的面孔。舊友似乎剃了面孔，鬢髮剃得細長地，面孔上發散着理髮店的特別的香水的香。

做線子的頑童以幾乎要哭的聲音低語着：『你來得真好啦！』

窗外的舊友不憊熟地把『金蝙蝠』挾在指間，把周圍看了一下低聲地說：『大家怎樣了？投進了思過室嗎？』

『通睡了啦，留我在做線子。』

『把沒睡熟的人弄起來一下啦。』

做線子的頑童去扯了熟睡着的僚友們的耳朵。僚友們通像沒睡的人一樣，一翻身起來潛到了窗邊。窗上與窗下有簡潔的低語交換着。

『來得真好！你，簡直是衣錦榮歸啦！』

『把菸吸給你們看啦，我剛才吸了一枝，弄得滿發暈。』

『不必一定要吸啦。做一做吸的樣子也就好了，弄得你難過，我們真是對不住啦。』

『沒講那樣的話啦，並不是一男一女在窗口上偷情。喂，耶千毛呂，我吸香菸給你看。』

耶千毛呂過分的感動，顫聲地低語着：

『喂巴清可！那一枝香菸至少我希望不要弄得你的口苦……』

耶千毛呂爲湧上來的眼淚所阻礙着。把下截的話說不出來了。

巴清可把香菸接燃了，在口裏吸了一吸。

『很苦啦，很苦啦！』

他吐了一包口水又吸起來。頑童們呈着謹嚴的樣子駢列在窗際，凝視着  
下的吸菸家的姿態和動作。

貞淑的妻（貴司山治作）

高汝鴻譯

東作每天都呆悶地，無事可做地過活着。

在前就沒事都是愛外出的，近來似乎連精魂都疲倦了，只是在家裏睡  
着。

他是自從去年三月以來被公司解了職的失業者。要求事做，但隨處都沒  
有路口。僅少的貯蓄，看看也快要用盡了。  
『轉眼便會餓死的罷？』

這樣一着想，東作便一跌不振地完全消沉着。這樣的境界，能夠像石鹹球一樣打成粉碎，跳飛到天外去，那是再好也沒有，真是看不慣！

『我是全沒有什麼希望想再活下去的。我們這樣的中間階級，現在是該滅亡的時候。邦子呀，你覺得怎樣呢？我們不好來夫婦情死嗎？』

『怪殺沒意思，你沒那樣想罷，中井先生那兒有四個孩子，不已經是失業了兩年嗎？我們就說苦，也只有夫婦兩人啦。』

『不行的，有了孩子時，生活雖然苦也可以感覺着希望。這個社會隨處都沒有用我的地方，我是沒有對象來馬虎過這項恐怖和失望的。』

『沒有替你生出孩子來，真是對不着啦。』

然而東作對於老婆的那樣的笑談沒有湊趣的心事，他只百無聊賴地啊啊地打着呵欠。

『郵便！』（日本郵差在投信進門時要先叫這一聲。）

與這一聲同時，外面的門被打開又掩上了。東作吃了一驚，跑去取信。被人世遺忘了的他，連這偶爾送來的『郵便』都那樣使他的心動搖，發怔。

把投在草疊上的信封檢起來一看，是全然不會見過的女人的來信。

『東作先生：別來瞬已七年。自從尋着了尊寓，在尊寓之前不知往返了幾多回。千萬想和先生見面一次，訴說滿腔的話語。十三日午後一時在日比谷公園音樂堂南側的長櫈上讀着紅封面的書，專誠等待着先生。』

### 初子

『初子？初子？是誰呢？』

東作的眼睛忽然生出了光彩。他把失業的不安和苦痛都不知道忘在什麼地方去了。

『想不出來啦！七年前？哼？唉？總是在什麼地方會見過的女子啦！啊

，啊，啊，十三日不就是今天。這，這是不能遲延的。」

他把信揣進懷裏，有點慌張地叫着他的妻：

「邦子，我要出去一下！你把洋服取出來！」

「真是突如其来啦，到那裏去呢？」

「你趕快呢，已經十二點鐘了罷？」

「剛才打了十二點啦。」

『突然想出了有點要事！簡直弄忘記了。非趕到一點鐘前到不可。』

於是換上了洋服，慌忙地出了門，適逢是禮拜，爲雜沓的人羣所擁擠着，好不容易走到了指定着的目的地，是午後一時已經過了二十分。

音樂堂上有電影明星的實演或其它，不僅『南側的長櫈，』連所有的一切長櫈都爲人所埋沒着了。

『喂呀，喂呀，喂呀，這個？』

他從懷中把信取出，看準了『南側的長櫈，』看準了『十三日』的那些字樣，稜睛鼓眼地要從那混雜的羣衆中物色出那拿着紅書本子的女人。

女人，女人，女人……女人，女人。

長櫈上是有各種各色的女人，但不湊巧地獨於看不見拿紅書本子的女人。——他找了一個鐘頭以上，又找了兩個鐘頭，三個鐘頭，爲圍繞着音樂堂的人羣所擁擠着，四處找尋那怎麼也回想不起來的七年前的愛人。耐心地，在身中感着強烈的情熱。——

終竟到了日暮，實演畢了，人散了。長櫈漸漸露現了出來。

就在那時，在夕暮迫近的對面的一隻長櫈上，友人的中井友善疲倦不堪地在那兒坐着。

一看見了他，東作失了望的今日一日的情熱，又淡淡地回復了起來。

『哦，老兄！』

『哦！』

對手看見了東作也吃驚地立起了身來。

『真愉快啦，今天，老兄——我們到那邊去喝杯酒罷。』  
中井不知怎的那樣的高興，一手抓着了東作的肩頭。東作也實在是  
，也把中井的肩頭抓着，大聲地：

『我啦，今天從正午便到了這兒來的啦。』  
『我也是啦。』

兩個人笑着走出了公園。

兩個人在銀座背街的一間御飴(Odenya)店(油炙麵團莧蒻蘿菔片等之  
雜煮，日本人稱爲「御飴」，)中喝得爛醉走到街上來，東作已經說要回去  
了，中井還把他拉着，這回又竄進了一家不三不四的咖啡店。

中井在那兒以東作爲陪大吐着氣焰。

『怎麼啦，我雖是寒村，但在失業的一點上是你的前輩啦。哼，還不錯罷，全國中五十萬失業者之一人啦，不敢誇口，我們的同伴是很多的。哈哈，對不住，老兄也是同伴啦。是同志啦。這再增加上去，增加到失業之數七千萬（日本人口數）的時候，天下就是我們的啦，哼哼，增加失業者，這在資本家方面，豈不是自己鑿破自己的心臟嗎？唉，豈不是嗎？失業者的人數愈增，社會的空氣愈見惡化，社會革命也就到來啦！』

『那樣的事情誇講一陣有啥意思呢？』

一位把臉塗得雪白，把嘴唇倣照着美國電影明星XY女士型描畫出了的侍女，從旁來俏皮了一句。

『甚麼……』

中井這回又掉向侍女去爭鬧着。他想起了來，忽然從懷中長蟬蟬地拖出

了一封信來。

『那嗎……那嗎……你這家伙，你看。我是失業者啦，然而失業者也有女人迷竅的！你看這封情書罷！』

把信投在了侍女的面前。眼睛比侍女亮得更快的卻是東作，東作立地侍女的手撇開，把那信揸着了。

繡眉窪眼的信上是這樣寫着的：

『中井先生：別來瞬已七年。自從尋着了尊寓，在尊寓之前不知往返了幾多回。千萬想和先生見面一次，訴說滿腔的話語。十三日午後一時在日比谷公園音樂堂南側長櫻上讀紅封面的書，專誠等待着先生。』

初子』

東作的醉意就像立地清醒了一樣，猛然從自己的衣包中把今早接受着的信取了出來，遞給中井。

『老，老，老兄，你看啦我也有和這同樣的信啦！簡直是一模一樣！一個字也不差！』

接着他們兩人真是怪可憐相地退出了咖啡店——

『嚇，老兄，你那信的確是我的老婆的筆蹟啦，』

『老兄接着的也和我的老婆的筆蹟一模一樣。』

『她們兩個人商量好了來調弄彼此的丈夫的啦，嚇？！』

『真是，老婆這種權在是反階級的。失業把資本制度的鬼門頭告訴了我們啦。……然而，然而啦！老婆，卻總要把我們的這項苦惱，向個人的問題中解消了去。說，說，說不定，老兄的和我老的老婆是想提起我們的精神，所以才玩了這場把戲，叫我們來上當啦。……說不定的，唉，那信真是騙局麻醉劑。而所謂老婆者，第一便是雅片也！是絲毫也沒有具備階級的怪東道。事

實上我們假如是沒有老婆和兒女，我們要加進組織去打倒有錢的啦。』

兩年的失業給予了中井以那點程度的『階級意識，』然而在對於什麼資本家，什麼普羅列塔利亞，幾乎全無興趣的東作，卻以中井所說的爲偏見。不過想到今天這一半天和中井兩個人上了彼此的老婆的當，東作的脾味也弄得十分發躁而粗暴了起來。

在一個鐘之後，在銀座的背街上搭着肩膊，大聲地像怒號一樣唱着。

納休，

喜波雷！

白加陀！（三項均汽車牌名。）

老婆者

兄弟們之

丟臉鬼……

一面唱一面走着的兩個人更加上了一層的醉意。

荒絹（志賀直哉作）

謝六逸譯

從前有一個美貌的女神住在山裏，她是美的神，愛的神，又是嫉妒的神。

逢着晴朗的天氣，望得見山頂的附近地方的青年，他們有了愛人的時候，都來向女神祈禱，但願他們的戀愛成就。戀愛成就了，一雙男女就感謝女神。不久他們都大大的快活，他們只知有自己兩個。他們忘却了女神的恩惠。這時愛的神變成了嫉妒的神。不測的災禍就降臨在二人的身上，戀愛終於變做悲劇。

看慣了這樣的男女的老人們，悲憫地搖頭嘆息。他們看着這一雙男女一天一天快活下去的時候，他們已經看見那悲哀的結局。可是老人們已沒有阻止這一天一天快活下去的男女力量了。老人們看着這奔向懸崖的一雙，只有抱

着手嘆息，雖然看着這一雙男女從懸崖上翻落下去，也只有悲憫地搖頭罷了。

有一個俊俏的牧童住在這山麓，他的名兒叫做阿陀仁。每天早晨他帶着七八頭牛走上山去。牛喫草的時候，他就割草。牛睡着不動在那裏反芻的時候，阿陀仁也安適地晝寢。太陽隱在山頂時，牛互相叫喚，那聲音驚醒了阿陀仁，他把割好的草捆在牛背上，趁太陽還沒有落坡時回到山腳。

山裏有許多好看的花，樹上開的，草裏開的，阿陀仁常常摘了許多花，把它紮成幾把花束，他選那頂好看的一束，拿去供在女神的祭壇上。剩下來的送給山腳的小姑娘。

過了三四年。阿陀仁越長越好看了。山裏的女神不覺愛上了他，可是這小夥已經有了一個愛人了。她的名兒叫做荒絹，織布出了名，年紀比阿陀仁大一兩歲，容貌美麗，和山裏的女神不相上下。

自從阿陀仁愛了荒絹以後，他只有早上半天割草摘花，過了中午就匆匆

地趕着牛到山腳去了。從前他把摘來的頂好看的花東獻給女神，到了如今，他把那頂好看的花東留了下來，只把次一點的獻給她。

女神的心悒悒不樂了。有一天，女神從她使喚的山魈的嘴裏，知道了阿陀仁和荒絹的戀愛。山魈的名字叫做岩頭，年紀很大了，喜歡惡作劇，到了晚上，常在山腳的村落跑來跑去，盜人家的鷄羊，有時也偷人家的酒，是這樣一個傢伙。女神又聽他說荒絹的伯父——一個年老的隱士，替她出了主意，若早就不讓女神知道這樁愛情的公案。又聽說如今荒絹正在專心織一張華麗的幃帳，要把她和阿陀仁兩人包裹在其中，使得世上無論如何美麗的東西，不會觸着二人的眼睛，荒絹正一心一意的在那裏織。於是女神的嫉妒心燃起來了。

女神想看看荒絹所織的美麗的幃帳。有一晚上，月夜皎潔。女神叫山魈在前面引路，她頭一遭走下山去。

夜深了。森林裏有梟鳥叫，村落裏的人家都熄燈安寢。只有一家人家，窗上還映着明亮的燈光，這就是荒絹的家裏。

女神叫山魈等在那裏，她一個人靜悄悄地前進。她越是走近那屋子，越是聽着一聲聲嬌脆的歌聲。機聲軋軋與歌聲唱和，媚人的調子，啄出纏綿的愛情。女神聽得入神了。可是她的心裏，嫉妒燃得更厲害。

女神躡足走近窗下，從窗縫裏偷看屋內，她看見一張寬大美麗的幃帳，從機上垂下，鋪在床上，又把一端掛在壁上。那幃帳上面有好看的花和小雀兒，用來織就少女的愛情。

接着女神像做夢似的，看見了眉眼含情的少女的丰姿。她的豐滿的面頰，微突的胸部，圓圓的長指頭，她的青春美貌，女神自己到底趕不上。

女神後來又看見那邊的床上，撒滿了美麗的山花。

女神的心裏，燃起了三番兩次的嫉妒，看見這樣嬌豔的姑娘還是頭一遭

；看見這樣好看的織物也是頭一遭；並且自己和阿陀仁的愛情也是頭一遭。女神心想，這樣好看的幃帳織好以後，再使那牧童離開這姑娘就不能夠了。她打定主意，要想點方法，讓這個幃帳不能完成。

不知不識的荒絹，無日無夜，只要愛情在心中燃燒的時候，便即刻坐在機旁，那一張幃帳，已經織成大半了。剩下的一小半織成的那天，她就要叫隱士伯伯玉成阿陀仁和她的好事。她想到這事，心裏時時興奮起來。

阿陀仁每天把山裏摘來的最美的花束，從窗裏投進荒絹的屋裏。可是隱士嘗經吩咐過，幃帳沒有織成時，不許二人交言，也不許阿陀仁偷窺那幃帳。

有一晚上，村裏的人都靜悄悄地睡着了。荒絹一個人還在機上紡織，心裏忽然感到寂寞。她停着紡織，合上眼睛。既而聽見遠遠的地方，有男子的嘶醜的聲音在唱着什麼歌。歌聲細微，聽不懂那歌詞。雖是聽不懂，却是令

人不快的調兒。

從此以後，每晚都聽着歌聲。聲音漸漸地近了。遇着風順的時候，也聽着歌詞，那是詛咒別人的不祥的詞句。意味是若不停止紡織那幃帳，就會有不吉的事臨到她的身上。

她覺得詛咒的歌聲，一夜比一夜近了。歌詞的意思說，連自己的身分也不知道，如還連續地織着那樣的幃帳，你就要變成蜘蛛了。

荒絹漸漸苦痛起來。

荒絹知道這是從女神的嫉妬而來的，可是她不想對伯父和阿陀仁說明。如果和伯父說明了，伯父就不許她紡織了。

她和阿陀仁說了，也是同樣的結果。她想阿陀仁也不要她紡織，便立刻成爲夫婦。可是她結婚時沒有這張幃帳，就怕阿陀仁要被女神奪了去。荒絹始終不肯對人說，她決意要織好這張幃帳。

荒絹用絲屑緊緊地塞住兩耳，像聾子一樣。可是曾經一度浸透她耳鼓的詛咒的歌詞，耳裏依然自由地聽着。甚至於有時荒絹自己的口中，也會唱着自以爲討厭的歌詞。

荒絹的身體和精神漸漸衰弱了，可是她沒有一天不在紡織。她對於阿陀仁的不能熬住的愛情，時時發作似地湧出來，她也只好忍住。她一邊痛苦，一邊趕着織好那幃帳。她將痛苦的愛情，織成一朵紫色的花在那幃帳上。

詛咒的歌聲一夜比一夜響亮。紫色的花漸漸變成黑色。從這時起，荒絹的樣子逐漸變成爲痴狂了。如今她每天每天只在幃帳上織進黑色的花朵。小雀兒的顏色也是黑的。一張華美的幃帳，變做難看的東西了。這恰如一疋華麗的布，有一半塗上溝泥似的。

荒絹的心裏雖然焦急，可是她沒有紡織的氣力了。到了黃昏時，她常兩手拿着機梭，站在簷下，仰看天空。不過阿陀仁却沒有見過荒絹的這種模樣

，他每天從山上下來，就把美麗的花東，後荒絹的窗子投進，然後才歸家。美麗的花東徒然的積在屋裏。

不覺過了兩個月。幃帳藏得這麼遲緩，阿陀仁想有點奇怪。他走去了。隱士要隱士去察看。隱士也以為半年多的光陰還沒有藏成那張幃帳，是過於長久了。

隱士走進屋裏，吃了一驚，看不見荒絹的踪影。屋裏到處都是蛛網。鮮豔的幃帳，從中部起，變成污醜的顏色，尾端的一部分，藏成了污泥模樣的暗色。

細細的絲從窗縫裏牽出戶外，隱士就延着絲走出去，只見那絲牽長得沒有止境，一直牽到山上。他跟着上了山，來到女神的廟殿。看見了荒絹身上衣裳的碎片落在那裏。

絲再延續到山裏，山向朝北，受不到日光，是一處花不開鳥不啼的荒涼

處所。隱士攀着崖角樹根，爬到山的中腹，發見一個大大的洞穴，絲牽進了洞裏面。

隱士見洞穴的暗處，荒絹睜着駭人的眼睛看他。在荒絹的前面，張着有洞穴一般大的蛛網。荒絹還在紡織什麼似的，伸着兩手，拿着沒有纏絲的機擎。那炯炯地睜着的眼睛；疲倦的細長的手足，微污的膚色，看去荒絹正像一個蜘蛛了。

三通小叢書新刊書目

冬聖子近近近近近近近近創愛素文莊西地野阿鄉超兒英名名  
代代代代代代代  
德法美英德法美英 作眉 級 施上 Q 間 童文家家  
兒陶愷國國國國國國國 短短短短短短短 十 與的 的 戲學散劇  
姑隨隨篇篇篇篇篇篇篇集小 小 正 悲 劇習文作  
說說說說說說說說  
娘筆筆選選選選選選選選錦扎箋品地君園草傳劇人集法選選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六五四三二一〇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〇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謝葉豐本本本本本本張徐陸周方顧廣晉晉謝本林茅晉  
冰紹子局局局局局局資志晶作 一隱 先冰局語  
心鈞愷編編編編編編平康清人西樵女迅迅艾心編堂盾迅  
著著著輯輯輯輯輯輯等遺著著著等士著著著輯詹豐郁  
部部部部部部部部著著 著著 部文子達 潘愷夫  
等等等

女茅嘉攝懷連塔臘正審現現平自茅花長新朱幽呐彷眷蛤平燃

|     |    |       |    |     |     |   |
|-----|----|-------|----|-----|-----|---|
| 盾澤  | 的  | 子     | 代代 | 已   | 時   |   |
| (兒英 |    | 味女女屋  |    | 盾邊  | 代湘默 | 屋 |
| 三隨公 | 和在 | 作作    |    | 的   | 明的  | 藻 |
|     |    | 家家    |    |     |     | 隨 |
|     | 祕驟 | 的小小雜文 | 選文 | 舊隨文 |     |   |
|     |    | 品品    |    | 悲   |     |   |

心筆公集情暮密子想夜選選文章集學燈劇筆選喊徨風集筆史  
21

落茅簪諸歐郁巴簪曹張蘇謝夏周茅簪簪者朱林簪簪張老夏盧  
華名陽達天綠冰丐作語天丐  
生盾彥家山夫金彥禹漪心尊人盾迅迅舍湘堂迅迅翼舍尊隱  
著著著著等著著著著等著著著著著著著著著著著著著著著  
著著

列搜文文爾爾爾爾爾韓韓韓韓韓荷荷荷論論論論唐歷韓古

心心心 雅雅雅雅雅 非非非非非  
神神雕雕雕 子子子子子  
記記龍龍龍 卷卷卷卷卷 卷卷卷卷卷  
代柳書的紀讀歐女事法詩名蘇凡

于下上下中上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人文集例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〇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〇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     |                  |         |        |
|-----|------------------|---------|--------|
| 農業日 | 莊周中文求兒智人讀        | 農果農育百科科 | 墨墨淮淮莊老 |
| 本   | 國國章知經            | 樹產春學學   | 南南     |
| 場本  | 于易文文童學生問         | 家       |        |
| 之   | 學學寫與             | 繁製生一    | 子子     |
| 管外  | (五)史史作題(四)哲大簡簡意討 | 副數談     | 子子     |
| 農   | 編編研爲             | 植造得     |        |
| 場理交 | 學網下上究學育驗識論       | 業法學談解錄座 | 下上下上子子 |

|                              |   |   |                            |
|------------------------------|---|---|----------------------------|
| 五五五                          | 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 三三三三三三三                                       | 二二二二二二                     |
| 〇〇〇                          |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
| 〇〇〇                          |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 三三三三三三三                    |
| 三二一                          | 〇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 七六五四三二一                                       | 六五四三二一                     |
| 本楊小島<br>局開島憲<br>纏道著王芸生<br>輯部 | 蔣吳馮朱平吳陳張胡<br>錫 濩 南鵝耀樸<br>昌康陸萃心軒琴翬安<br>著著著著著等曾梁等<br>著作啟著<br>忠超<br>等著 | 韋孫李本趙薛陳<br>鏡雲乃局飭德鴻<br>權蔚垚編興煽雋<br>著著著輯編著鄒<br>部 | 墨墨劉劉莊李<br>翟翟安安周耳<br>著著著著著著 |

361 • 57  
472 • 4



6.53